

數日視者如市

朝鮮官使三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歲之來朝秀吉接對授回翰其趣曰迹歲本朝分崩離析兵革不止故予發憤不過數年宇內既清夷矣夫我固甕牖繩樞之周餘也然慈母夢日輸入懷中而吾以降時有相士曰日之所照臨莫不祗屬後來其有蓋世之氣不可疑焉故吾常自負一旦乘時運而龍飛東畧西征南伐北討木功之速成也誠如太陽一升万物皆無不照焉吾想人生不滿百豈豈壽干一方以費日乎是故吾促大兵將入大明而使一劍霜滿四百州之天雖是之願耳若然則必以貴國為前鋒也其必勿遺火吾出軍于大明之時亦與貴國結交隣之好而已

同十九年正月元日秀吉參內儀牲清肅

秀吉屢枉駕于群臣第宅以遊以宴以宴南都之猿樂以以觀其技曲京中之繁榮不可得言

四月秀吉淺井備前守長政女生男子名曰棄秀吉棄年逾五十

未有子今年始產故秀吉大悅喜氣津津分諸將群臣皆賀之

從二位大納言大和紀伊和泉三州牧豐臣秀長卒秀吉甚悼惜焉

秋棄君早世秀吉憂悲之情焦思慘怛之色乾肝群臣亦皆斷髮以示哀情秀吉為忘憂故遊清水寺滯留三日然悲哀弥熾涕泗滂沱於是始有欲入朝鮮之志蓋自慰也諸臣無奈之何秀吉讓閑白職於秀次世孫秀

吉曰大閣

秀吉謂古來中華之侵我國者屢矣然本朝伐外國者  
神功皇太后西征三韓之後千歲寥々而今吾出自卑賤  
既履銖石何不足之有方今掌中之珠碎而不返泉下  
之璧埋而不見困憂之甚餘齡將感大丈夫豈墮百年  
之命於此乎以秀次為帝都之守備使掌日本國中之  
事我將入大明而為皇帝去年馳書於朝鮮以言此事  
然朝鮮至今不捧荅書不可不罪也我思先拋大明而  
征朝鮮之々從我則為先鋒而進若不從則悉攻平之  
而直入大明豈其難乎乃聚諸臣而評議前中利家海  
大權現

大驚以為秀吉歎哀之切故其狂乎頃年軍旅之勞無

虛年至去年而漸既息焉今若出之於殊方則上下之

費弊人民之困勞不可得言秀吉其狂乎衆心皆如此

雖然不得違秀吉之言皆對曰太可也耶是固神功皇

后以來之大事也武將之耀兵威于外邦也非君則不

能成矣秀吉大悅乃命九鬼大隅守嘉隆於伊勢浦造

巨艦艦數百艘其舟之最大者号日本丸其餘中國四

國九州之諸侯亦各調戰船蓄糧粟催軍兵秀吉下令

于諸國曰來年正月先陣之兵早進于列洲至二月三

月則諸軍悉可渡海我當築館於肥前名護屋而居焉

軍旅之指揮其亦便乎東國之兵者不便于舟利可

屯于名護屋依其國之遠近其出兵也或半之或三分

屯于名護屋依其國之遠近其出兵也或半之或三分

田秀家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為天下大老以生駒雅樂頭中村式部少輔一氏堀尾帶刀吉晴為中老以淡路頭止少將長政德善院女以增田左衛門尉長諸臣

秀吉秀吉之一或五分之一宜守此法南海四國九州之兵者舟  
利甚有便皆可渡海于朝鮮約法稍定又定大坂警衛  
京都警衛之士卒

秀吉遣書于琉球其趣曰吾勃興于蓬萊順武威之運  
六十餘洲既入彀中故殊域遐方來庭者不少吾今將  
征大明是天所授也爾琉球未通聘帛吾欲遣兵征  
之而原田孫七郎以商船之有利故屢往來于琉球比  
昭俾近臣達告吾曰速赴琉球說本朝征明國之旨則  
其來享不可疑焉是故余暫省之來春出師之日速可  
來謁若怠而不至則其必遣大兵燒其城郭墮其鳴民  
可運干掌上琉球得此書而大驚官臣鄭禮禮之赴  
大明依福建巡撫使趙參魯而告曰倭人寇之旨又江

有人許儀近歲在薩摩而事醫業與同鄉朱均旺相議  
乃依福建守臣告之守臣達之大以帝未敢恐之唯命  
海邊兵士整調軍船而已琉球亦不及回翰而止焉  
秀吉定渡海于朝鮮與屯干名護屋之軍兵也小西攝  
津守行長其兵七千宗對馬守義智其兵五千松浦式  
部卿法印鎮信其兵三千其餘諸士等凡兵一万八千  
七百人為一列加藤主計頭清正其兵一万鍋島加賀  
守直茂其兵一万二千凡兵士二万二千八百人為一  
列行長清正拓閩隔日可勤先陳之命也黑田甲斐守  
長政其兵五千大友豐後守義統其兵六千島津兵庫  
頭義弘其兵一万凡兵士二万五千人為一列福島左  
衛門大夫正則其兵四千八百其外諸士凡兵士八千

三百人松說  
七百人為一列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七千二百人  
為一列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三千三千六百生駒雅樂頭  
其兵五千五百凡兵士九千二百人為一列小早川左  
衛門佐隆景其兵一万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其兵二千  
五百凡兵士一万五千七百人為一列毛利右馬頭輝  
光其兵三萬人為一列大凡陸路之兵士十三萬人也  
海路之兵則九鬼大隅守嘉隆其兵千五百藤堂佐渡  
守高虎其兵二千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其兵千五百加  
藤左馬助嘉明其兵七百五十凡九千二百人也皆可  
渡海

大權現其兵一万五千大和中納言秀長秀長其兵一万  
前田利家其兵八千德川秀康其兵千五百織田常真

信雄刺髮号常真其兵千五百上杉景勝其兵五千蒲生氏鄉  
其兵二千佐竹義宣其兵三千伊達政宗其兵千五百  
最上義光其兵一千森右近大夫忠政其兵二千丹羽  
五郎左衛門長重其兵八百木下勝俊後号長康子以詠歌為事幽居干洛畔矣其兵千五百凡兵士十萬餘者皆可屯干名  
護屋之命也秀吉又別聚兵士六萬蓋朝鮮渡海之兵  
十三萬餘雖固多而大明多兵若來援則為當之也  
是年奈良町人借金銀積高利者有之人競借與之甲  
來求利則以乙金銀加利而返之乙來又乞利則以丙  
丁等金銀倍從而附之遂使金銀積干道路其徒數十  
人富而紛奢然其畢竟不知為如何蓋其實者得一且  
之利而有後日之害是與穿窬不異秀吉聞之磔奈良

町人數十人且命曰多財故借盜金亦與同罪也宥之陪其借數以使出金銀而入官

初秀吉定法曰凡墮譁口論不決理非甲乙共當罪是欲停喧嘩也泉塚之富家在茶席主客論諍互推又而同死秀吉聞之怒其背法曰主客罪及三族泉塚自古富豪多矣皆大驚到官叩頭謝之不聽於是贖以貨財秀吉以絞斬有贖銅之法故遂多取貨財乃至輕服之親其賄賂不知數也自是泉塚衰弊不能對捍干官吏文祿元年諸國軍兵受秀吉之命先赴築紫為入朝鮮也

二月十日行幸干閑白秀次聚樂其儀例大抵與天正十六年不異

三月秀吉將赴筑紫群臣獻諫曰君在石護屋遙麾朝鮮則大明朝鮮書牘往來其必多矣勢有文才者而可也若不然則尺牘來時何得知其意旨乎秀吉曰吾可獲大明朝鮮人抱其文字悉知吾國之以呂波柯難乎豈徒携學生乎群臣不得覆稟其夜秀吉翻思乃使相國寺僧美光南禪寺僧靈土東福寺僧永菴共赴名護屋二十六日秀吉出京使洛人見其軍粧此夜秀吉到攝津國茨木而後進馬

四月秀吉到安藝廣島而留營一二日又遊嚴島眺望杜邊進到長門國府拜神哀天皇神功皇后杜祠又臨赤間關到阿弥陀寺中有安德天皇之小影及平家下族之畫像古人賦詩詠歌者皆貼置之於其側寺僧



秀吉傳  
出語故事秀吉悅遂進到肥前名護屋諸臣受命經始  
旅館秀吉分施四十八万人之米穀於諸軍及舟子馬  
芻

海路諸將到九鬼大隅守嘉隆宅而評軍事各裁誓詞  
以示其衆凡七條其一曰船中之軍議最可擇其宜其  
二曰諸船若臨危難則可相救之其三曰若得聞敵謀  
則可互告之其四曰忠功之淺深不可有私曲偏頗其  
五曰盜他人之軍忠以為我功必可回禁之其六曰每  
將必可出謀船二艘其七曰告事于名護屋則必問監  
察使而後達之不可私告也七條之約法既定若有犯  
犯則天神其罪之誓盟事畢設酒宴

小西攝津守行長如藤主計頭清正黑田甲斐守長政

等兵士十餘万同發名護屋到壹岐風暴而滯留數日  
依逆風也行長謂海濤若穩則諸船可皆發不如先入  
而速入朝鮮王城也其夜參半行長潛解纜到對馬豐  
嶠清正長政等驚行長舟之不見而均進漸歷五六里  
被逆風吹而又歸風本行長在豐嶠雖馳心于雞林而  
餐風不止行長慮清正等可既至遂凌風而進到釜山  
浦朝鮮地名即進攻城朝鮮兵二万餘守焉矢下如雨行長  
頓放鳥銃急攻之遂拔之虜八千五百餘人虜二百餘  
人乃召狄鞮而問近隣之事對曰去此三十里有一城  
曰登萊行長聞之向諸士言曰今晨之奮戰固無比矣  
今日緩衣帶解鞍馬休憩而可也然登萊聞釜山之陷  
而拒守若密則拔之不可不易矣且我屠朝鮮之兩城

於一日之中播武名ハル鴻黃受秀吉之深感則豈下為  
大幸乎ヤ鄉曹努力請攻登萊衆皆同之因是行長進兵  
攻登萊城ヲ兵創ヲ金山之敗而不得防之皆吾輩逃行  
行長臣小西主殿助木戶作右衛門追北斬首九百級  
行長大喜陣下登萊而息人馬將進兵于忠州秋鞮曰  
忠州者地形最羨是王城之衛護也兵士六七万守焉  
糧粟豐溢且善射者亦多此城猶全故朝鮮王城未大  
乱行長領之

備前宰相淨田秀家者其軍在第八列五月秀家恐行  
長先陣深進有不虞之变故聚家臣議曰行長戰功先  
于諸人而若疾進深入曠野干異域則秀吉之損失也  
我亦施恩於彼既有日矣若然則尤可憐之至也不可

不救也家臣皆可之因是其夜秀家發船到金山浦行  
長家人時守金山浦喜秀家之渡海而詳言行長戰忠  
之事秀家感之且馳尺素于行長以告其渡海行長大  
歡

加藤主計頭清正被奪先陣於行長而大恚曰履行長  
之過路亦以干心乃進船于熊川登陸路而聞行長之  
軍功大怒曰今日以後不可使他人為先鋒唯吾獨為  
之耳

行長聞清正等既至而與家人胥議曰請下忠州除揚  
勇武行長翁主殿助及木戶作右衛門勸之於是行長  
率兵還攻忠州城時夜人定也城中以發干不意故大  
乱驚駭皆逃走時發共五六千相留發天揮刀奮軍大

甚行長使兵到城後，山下至是城悉陷，死上者不知幾千萬也。行長齎其首級使獻秀家。此時朝鮮平安

黃海道忠清三道已破，慶尙全羅二道危在旦夕。朝鮮大

潰朝鮮有八道。日，新羅道曰：江原道曰：咸鏡道曰：平

朝鮮王李松聞忠州城之陷，而狼狽北逃。于義州國妃

及太子臨海君璿、次子順和君璿、顛沛逃于兀良哈

加藤清正同遠江守黑田長政、鍋島加賀守直茂等會

于忠州，與小西行長相議軍事。清正進曰：吾必為前鋒

矣。行長笑曰：朝鮮之先陣者我也。是秀吉於日本所失

也。今若私改之，則敗秀吉之法也。我決而不從焉。清正

曰：法令縱雖如此，而前陣者在其武勇而已。行長怒，將

相聞直茂制曰：先陣固在行長，雖欲行長以其謀既拔

三城，今入王城，則行長清正相分進兵而可也。耶行長

心服曰：自此地至王城，其路有二南大門者，行程百里

許，大川有之，東大門者，行程百餘里，雖繞遠而無川，隨

清正之所望而已。直茂等感之。清正曰：縱有大川而吾

隨其行程之近耳。乃進兵于南大門。行長聞之，使生口

之練于泳游者二十餘人，速赴南大門。到大川，悉流散

河中。及近邊之船筏，清正不知之。撫劍抵掌，馳志于王

城。馬蹄如飛，臨大川而見之，則湍流喧騰，聒々驚耳。廣

十餘町，清正察其不可涉。上下于河邊以尋船而無之

又尋淵瀨之可涉者而亦無之。清正不得奈之，何陣于

河畔而費其日。

行長向王城到東大門，將入然閉門，牢鎖石垣高峯，所



之高也十餘間不得收入或人謂行長曰若開門信之  
水門則若五十人也若百人也其可得入乎行長從之  
然水門方五尺以鐵打之行長等心屈時木戶作布衛  
南脫鐵炮臺以其筒推曼之因是水門得開行長令軍  
士曰莫亂列莫濫貪莫入酒家而後整衆而入適見王  
城之外而敵無一人行長分其兵使守四門

清正先陣漸到王城使開其門守者曰小西行長昨  
日已入王城使我輩守四門若有事則可入數人其多  
兵者固禁之其人歸而言之清正憤恚尤甚曰入王城  
而無益不如追國王之子乃陣于城外聚家臣相議曰  
吾志欲先驅而入都故破秀吉之制法而不顧雖然被  
巨川隔而術長既入吾心焚蒸憂恨無聊吾將追國王

太子明朝若進則追及其難乎今夜亥刻吾必出兵矣  
因是家人皆整軍備少焉清正召庄林隼人佑密告曰  
速可聚兵然後清正率兵而進到元良哈境不逢國王  
而歸會太子之逃行清正大喜整衆而待既而王子率  
敗羸之兵數百人到一室而休憩焉從者皆水穀不入  
口四五日故手足不起精神太疲清正遣使曰吾今既  
追及之君豈得逃乎須入清正之陣王子之近臣應之  
曰日本大將若助王子則可遇對若不助之則王子於  
此地而自裁耳清正重告曰豈妄殺乎王子若來我陣  
則懇請于秀吉而必繼其命且兩國會盟修好結暱如  
前古矣王子何懼之有縱雖不然而必王子之命無危  
矣我言非浪依是王子心情和悅使人言之曰頃我

及臣從飲食絕口，清正宜入此室而觀我，然則厚待之，  
加於此哉？又言曰：清正勿率多兵而至，唯十人許而可  
也。清正謂外邦之人，其衷曲不疑乎？故率數百人，各使  
持饗應之具而至，以東方為太子座，以西方為清正座，  
有拜卷之禮，威儀肅整，事畢設膳，蓋酒既三巡，時清正  
從臣為配有款，故奔走王子之臣，從俄驚謂清正誘王  
下，而將害之，即奪半弓，向清正欲發之，清正叱之，語音  
不通，故跡進，清正殆危而不知所為，清正謂中華以印  
章結約盟，因取其印，貽紙而投與之，且握王子以為質，  
既而得靜，清正捕朝鮮太子暗海君，律次子順和君，瑣  
懷歡而歸，王城即馳書於各護屋而告之，秀吉大悅，且  
褒賞之，賜感憤。是行也，因妃與王子同去，侍婢不多，頭  
光驅將捕之，清正曰：勿視，視而勿展，捕勿觸，他處皆不  
知之，而贈飲食，乃使逃行，朝鮮人畏清正之饒勇，且感  
其有情，雖然後陣亂入，發朝鮮王先祖墳墓。

六月秀吉謂朝鮮既破，大明兵定可來，救其多兵，不可  
疑，然則我兵之既渡海者，雖十二万，而其或難敵乎？故  
又使兵士六万渡海，增田右衛門尉長盛其兵二千，石  
田治部少輔主成其兵二千，木谷刑部少輔吉隆其兵  
二千五百，前野但馬守長康其兵千，凡一万七千二百  
人為一列，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其兵三千，南条左衛門  
尉其兵千五百，中川右衛門大夫秀政其兵三千，凡一  
万五千五百人為一列，岐阜少將其兵八千，羽柴丹後  
少將其兵三千五百，長谷川藤五郎秀十其兵五千，木  
村常陸，及其兵三千五百，糟屋內膳王其兵二百，凡一